

捉年鱼

□冯志军

幼时的农村餐桌上，河鲜比肉多，沟渠水田池塘里的鱼虾野蛮生长，连大雨后的水洼也会蹦跶出些什么。可“年鱼”不同，得在河里抓，因为占了个年字，天时地利，特别神气。

不是每年都捉年鱼。庄稼收成不好、上游水库发大水是不捉的。要养鱼，隔年才捉。不捉年鱼时，人们见面打招呼绝不提鱼：“你家的猪杀了吗？”“瓜子花生备好了吗？”“新衣服做过伐？”“屋里灰尘掸了伐？”……若是今年村里决定捉年鱼，整个村像锅小火烧煮的水，不动声色咕嘟咕嘟欢腾起来，冒着热气忍着声响。大人们精神小孩儿们闹腾，连猫狗们也比平时忙了。

年前大半个月，要为捉年鱼做准备了。

最忙的是男人。要借船，最好是打水船，头上架打水机的那种，村里有就更方便了，不求人。村头村尾河埠头旁各一艘打横，绷着履带的发动机矜持，它们和抽水管联手，蓄势待发。草包填满了沙土，鼓足劲儿自觉站在河道中，高过河水，态度诚恳形象威武，不是一般鱼能撼动的。在日日的惦记中，柴油发动机开始“突突”抽水了，声音高亢有节奏，唱响了农人心中有关年节的欢喜。柴油味儿盖过了村落的味道，在每个角落蛊惑着人心，谁都不放过。这不由自主的兴奋随河水的降低而升高——河岸露出来了，河泥黏糊糊的，有大鱼兴奋地跃出水面挑逗人心，谁都想下河去捞一把……

能下河的只有男人们，他们挽起裤管卷起袖子，在热烈的注视下下河了。腊月的河水很冷，人心很热，岸上闹哄哄的，全村的人空前自觉地围着，捉鱼的到哪里观众便拥向哪里，有鱼没鱼、大小多少……都能让他们发出高低不同的欢呼，有时甚至是没来由的起哄，一阵盖过一阵……风呼呼绕道走，河底的男人分不清谁是谁，浑身沾满河泥，只露两只笑弯的眼与白晃晃的牙，和晶晶亮的鱼比高下。他们弓着背、伏着身子，两手在淤泥里扒拉，不敢偷懒，年鱼的收成，是饭桌上的



津津乐道，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故事，从年头笑到年尾。

小孩也忙。他们大声吵闹，偷摸着下水捉鱼，被大人一巴掌拍了回去，只能在人群中穿阵。男孩们看中了河底捞上的珍珠泥巴，驮了整块的，到青石板上一屁股坐下，做起了泥炮仗。别看他乒乒乓乓玩得起劲，一只眼盯着泥巴炮仗，另一只眼肯定落入鱼篓，趁大家不备，偷几条鱼飞奔回家，没人说破。

女人们更忙。她们精明，心里算盘哗啦啦响——鱼摊成一堆堆的，粗看没啥，细看讲究大了。分鱼的手下失轻重，一堆鱼多出几斤看不出。分啥鱼也要紧，乌鲤鱼（黑鱼）、草鱼、螺蛳青（青鱼）少，要能分到一两条，春节门面撑市面别碗头的，全在了。江鳊鱼、鲤鱼更少，一般早被放在村里有头面的几户人家那里了。老百姓分到的，河鲫鱼多，撑门面的是白鲢。别看白鲢白得晃眼，在村人眼里，连胖头鱼都不如。后者还能红烧鱼头，余下的盐腌一下太阳底下晒做酱鱼干。白鲢肉干没嚼劲儿，鲜不如鲫鱼，还刺多，腥得连猫都嫌。没味儿，嘴里没鱼香，年就过不响。

当然，年鱼重点不在“鱼”而在年。走人客前，小的们要被提耳朵：主人家给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别小家子气。记牢，别撬鱼。为什么不能撬？六七岁的我，记不住他们和颜悦色说

的这些。大年初一奔进外婆家，大圆桌中一条奇大的红烧河鲫鱼窝在深盆中，一只筷宽，头和尾搁在大盆外，油煎得金黄的，团在盘底，肚子很胖，表皮皱得可爱，像年画里美丽的珍珠披肩，因为酱油糖醋的加持而通红喷香，小葱段碧绿缀在上面，又美又香。大人们客气地让着坐。等不了，我心急火燎爬上凳拿起筷对准鲫鱼背就是一大筷子，还嘟囔：“河鲫鱼呀，不吃白不吃。”

回家这顿打，得攒到正月十六后。宁波人过十六元宵，之前不能生气开揍的。道理和吃年鱼一样，铆足劲儿在过年的桌上憋出条鱼，只为讨个吉利——年年有余（鱼），碰到个不识相的撬了，嘴上不说，心里不知骂过多少回了。当然免不了挨揍。

那条没被撬的鱼要坚持很久，今天搬出的是全头全尾的，明天上桌的是热腾腾的，后天大后天日日如此。大家默契，知道那条鱼在饭锅里蒸了又蒸，谁都不动筷，只瞅着鱼说些讨彩头的话。正月十六一过，终于能吃鱼了，不知鱼成了什么味道。

捉年鱼、杀年猪、贴年画、备年夜饭……凡事和“年”字沾边儿，都自带喜庆。农人紧巴了一整年的脸上，眉梢带喜，嘴角挂笑，连脸颊也变得红彤彤的，他们的步子越迈越大，声音越说越响，日子也越过越香……

挖笋之乐

□王林军

刷抖音，刷到人家挖冬笋。好家伙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只见一根竹鞭上挤挤挨挨地排着七八株冬笋。看着让人欢喜，也让人手痒。

立刻，马上，开了车就从城区来到了乡下的老家。跟父母说，我要去山里挖冬笋。说完就在家翻找起挖笋的锄头。父亲一边帮我找锄头，一边说今年天旱，可能没什么冬笋。找到了锄头，还得找一个用来装笋的袋子。母亲在一边打趣，拿个蛇皮袋去，多挖些来。我认真想了想，最后还是识趣地拿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塑料袋。这个下午，我的目标就是挖满一袋冬笋。

把锄头、袋子放进后备箱，我就进了山。不错，我是开车进的山，因为竹山离我家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。山路狭窄崎岖，不是那么好走，更因我久不进山，半途还开岔了道，但所有这些都未减我兴致半分。

进了竹山，看着郁郁葱葱的竹林，豪气满满。果然，没一会工夫，就找到了一个隆起的裂缝。沿着裂缝，小心下锄，三下两下，一簇鹅黄的笋尖便出现在了眼前，那么清新，那么鲜活，像是一个躲猫猫的小孩，被人一下找到，向你露出一个带点羞涩的笑容。

虽然这一株冬笋不大，仅有两三个手指那么大，但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有了这第一分收获，心里的信心又暴涨了几分。忍不住拿眼扫视了一遍竹林，嘴里哼哼道：瞧好了，小家伙们，看我怎样把你们一个个的从泥土里给揪出来。哼完，眼前又浮现抖音里满屏的冬笋，更是有些迫不及待了。

然而，信心是一回事，事实又是另一回事。也许，那些冬笋都听到了我的哼哼，他们一个个闭了嘴，噤了声，把自己深深地隐藏了起来。任我怎样翻、怎样挖、怎样漫山遍野地寻找，就是找不到他们一丝一毫的踪迹。当我拄着锄头喘气时，我又忍不住拿眼扫视了一遍竹林，竹林里悄无声息的，但我似乎能看到，那些冬笋正掩了嘴，一个个朝我挤眉弄眼，偷偷得意地笑。

我的目标一降再降。挖不满一袋，那就挖半袋。挖不了半袋，挖上十来株也好。没有十来株，至少也得五六株吧……最后，对着袋子里孤零零的唯一一株冬笋，我又不信邪地发狠：不管怎样，再挖上一株，好歹给你做个伴儿。

就这样，为了再挖上一株冬笋，为了我最后的目标，我人锄合一，挥舞着双手，一把锄头起起落落，又在竹林里苦苦寻觅了许久。虽翻挖泥土无数，可依旧只见竹鞭不见笋。没办法，眼看天色将晚，也只好不舍地拿眼又扫视了一遍竹林，然后打道回府。

一身尘土地回到家里，妻往我拎着的袋子里瞧了瞧，笑嘻嘻地调侃道：啊唷，挖了大半天，弄得一身尘土的，就只挖到了这么一株呀。我说你呀，就这来来回回的汽油钱，都够买上好几株了。理是这么个理，但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若凡事都用金钱来衡量，那么生活岂不太没趣？别看我半天只挖到了小小一株冬笋，但也活动了筋骨，亲近了自然，体会了挖笋的乐趣，偷得了浮生半日闲……

一粒黄豆三碗汤，那是夸张。但一株小冬笋，煮一碗咸菜冬笋汤，还是可以的。晚餐，便就着一碗咸菜冬笋汤，吃下去两碗白花花的大米饭。那汤，怎一个鲜美了得！

总第7261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：essay@cnhb.com.cn